



German

# 走進穆斯林社區

說自己「勁平凡」的German，數年前進入教育學院，成為第一屆幼兒教育學位畢業生，隨即當了四年幼教老師，人生大可以順理成章：參加“working holiday”，到澳洲、英國體驗生活，或等機會當幼稚園校長，或結婚生子……可她偏偏離開安舒區，逆流到了印度北部一個穆斯林貧民區，走進人生一個轉捩點，從此交織著兩個迥異的宗教文化：伊斯蘭與基督教。

文 · 藍天雲 | 圖 · 王婉薇 x 受訪者提供

決定訪問的地點時，無意中選了九龍佑寧堂，想不到牽引出一段與穆斯林有關的故事。German剛坐下，就娓娓道出：「說來奇妙，最近剛認識了一位巴基斯坦籍的前穆斯林，現在香港一所神學院念書。他隻身離開家鄉，輾轉以難民身分到了香港。最初露宿天星碼頭，也到過清真寺，但最終竟來到了佑寧堂，坐在樓梯上，非常沮喪。後來有聲音問他，“son, why are you here?”，正是這家教會的一位伯伯，伯伯就帶他去洗澡、吃飯，照顧了他一整年……」這位穆斯林弟兄的人生從此逆轉。

## 仍然屬意於印度

才20多歲的German，說自己是個簡單的人，人生許多事情都沿著既定的喜愛和軌跡而行：「從小到大的志願是當幼稚園老師，碰上教育學院剛開辦學位課程，就報讀了，成為第一屆畢業生；從小喜歡音樂藝術，在教院開始了跳街舞，畢業後加入基督教舞隊服侍，跟舞隊一起參加短期的探訪，帶領唱歌跳舞講故事。」還有順理成章的是：「父母是基督徒，自小在教會長大，很自然會被問到：會不會念神學、當傳道人？」的確，German在思索人生的方向時，受到宣教士所觸動，「當時心裡問，他們為何願意放棄工作、家庭，來到陌生的地方服侍人？我可以這樣嗎？」German決定奉獻一年的時間給上帝。可是，往哪裡去？怎樣開始？一切還沒有定案。

等候的日子，是看書、上不同的課程，再等候。有一次，教會剛有宣教士來主持聚會，在台上召喚年輕人，German心裡感動，舉手回應了，一心聽任上帝差使。他們就給她提議：印度。地方決定了，難題卻接踵而來。「原是申請一年的學生簽證，但申請了兩次都失敗，每天跑到領事館去，第二次再被拒絕時，心境卻平靜了，就改為申請旅遊簽證，心裡仍然屬意於印度。」而就在申請簽證期間，發生了印度女學生在巴士上被輪姦案，觸動了許多人的神經，親戚朋友不斷勸退，「當身邊所有人都很擔心的時候，我卻感覺從上帝而來的平安。」沒有猶豫，也不害怕。German再一次強調，比起出生入死的宣教士，這些真的算不得什麼。

辭去了教席，German在2014年1月出發，先從探訪穆斯林貧民區和學語言開始進入當地社區，「我們遇見了Rosh，她是一位失婚的穆斯林婦女，在當地受人鄙視，要獨力照顧四個兒女，可幸在當地，她還可以找工作，就在我們團隊的語言學校當助手，教我們烏都語，我就教他們英語。社區中很多女孩子主動想學英語，她們都沒機會讀書，但希望透過學英語，跟社區以外的人溝通，日後有更好的發展。」

## 善意好客的穆斯林

來到印度信奉伊斯蘭的穆斯林社區，文化、宗教與香港土生土長的German截然不同，但她沒什麼既定想法，全情投入當地人的生活。「可能人們在新聞看到有關一些伊斯蘭或穆斯林的報道，以為他們很暴力、

很極端，但真正認識他們，發覺他們比我想像中溫和、善良多了。他們會很單純的相信：你是他們的朋友，就是好人。」German的團隊在當地已工作十多年，與社區的關係建立了基礎。「出發之前，唯一的害怕是不容易融入他們的家庭，但其實他們非常熱情好客，常常請我到他們家吃飯。你會感受到他們的善意，一切來得很自然。」German說，喜歡他們，也是那麼自然。其實在German心目中，早相信他們都是心懷善意的好人。

彼此善意相待，就是單純的愛，German並沒有計算甚麼代價與回報。但離別一刻所體會的深情，卻是意外驚喜，「一位婦女把我抱緊，忽然把手上的戒指脫下來送給我。她們其實很窮，戒指是貴重的東西，她們是非常信任、非常喜歡才會這樣。」說著，打開手機的whatsapp，把從那邊探訪隊傳來的錄音播放出來：“German, German, how are you?” 是一把婦女的聲音，聲音好大、好熱情，然後是一大段大概是烏都語……背景是一大片孩子的笑聲，帶著當地口音的喊著“German, German”。這邊廂，German的心也緊緊相繫，「很掛念他們，如果可以選的話，還是想回到那裡。現在看見南亞的小朋友，都分外覺得可愛，要多看兩眼。」說來，German與穆斯林，好像早有前緣，「在教院念書時，參加了非華語學童學習中文計畫，教過南亞的小朋友學中文，我記得，他們的名字都是Ali/Aliba，就跟印度孩子的名字一樣，很有親切感。」對German來說，這是上帝為她鋪排預備的。

## 帶來多一個選擇

German跟穆斯林社區分享自己的信仰，但絕不能冒犯他們的信仰，German覺得這正是她需要學習的。「穆斯林生來就是穆斯林，生來就學習可蘭經，每天禱告五次，反而他們會好奇，為什麼我們會『成為基督徒』。」German要表達的是真誠的關心，而不是救世，「一切改變從認識開始，我只希望給異教徒多一個選擇，我們不會硬銷或避談我們的信仰。他們遇到困難或不開心的事情，我就聽他們傾訴，為他們禱告。他們信任你，真的會開放，會交心，自然地覺得我們與別不同。我們也不會故意去衝擊他們的宗教，例如他們認為豬是不潔的，他們來我家吃飯時，我們不會吃豬肉，甚至不會提及。我們相信，上帝愛穆斯林，我只想真正關心他們。」關係從來都是雙向的，最重要是尊重和放下自己，「當地女性地位很低，我們不可以隨便跟男性交談，我們也就尊重，不會單獨接觸男性或跟他們打招呼。我平日穿印度衣服，像當地人一樣包頭。」真正的愛，絕對可以跨越宗教和國族。

對於German來說，印度對她最大的衝擊，反而是社會制度上的不公平，也讓她對這地方多了一份牽掛。「很難明白，印度婦女地位低微，就算給強姦而反抗，最終竟被毒打致死！在世襲的種姓制度（caste）下，賤民永遠沒機會翻身，沒機會讀書……生活在貧民區的人，生活艱苦，很不快樂。」

## 跨文化服侍

離開香港的安舒區，從印度穆斯林社區歸來的German生命不再一樣。German分外留意與印度有關的消息，並深感對印度特別是穆斯林的了解不足，報讀了跨文化課程；在跨文化機構兼職，多次帶領探訪團到印度廟參觀，讓更多人認識印度不同的宗教；而在偶然的機會下，German答應每星期到八鄉一所小學，透過故事教南亞學童中文。這一切串起來，German未來的方向漸漸定了調。「沒想到在印度竟然認識了不同地方的人，他們都懷著謙卑的心來這裡服侍當地人，他們的愛很感動我。已肯定了全職服侍，這兩三年內會繼續尋索，先在神學院進修。」

也許，當初並沒有人料到，遠渡而來的西教士在青山灣停泊的福音船，改寫了German母親的生命：讓在十兄弟姊妹的漁民家庭中排行最小的女兒，突破傳統，有機會登上福音船讀書識字，然後一直牽引著多年後German的生命，決定接上一棒，跑到異教文化的地方，關心那些沒有機會讀書的女孩……「我是一個勁平凡、勁普通的人，所做的不過是體驗和關心，分享生命的好消息（good news）。」

什麼是好消息？文章刊登前兩星期，巴黎發生了雜誌社遭恐怖襲擊事件，世界再度陷入分裂和對抗。祝願愛與和平的好消息，早臨人間。



German在穆斯林社區教授英語



German以簡單的遊戲，逗得貧民區的青少年笑開了顏